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三十五回 盡臣職文徵君遷謫遼東 重朋情洪太常奔馳吳下

素臣道：「聖怒甚盛，弟正慮株連，怎反有從寬之事？此信大都不確。」長卿附耳說道：「東宮內監懷恩端方誠直，諒兄亦聞其名，與弟莫逆，親口傳述，是最確的信。他說皇上退朝，將吾兄諫奏及閣臣擬旨述與皇后知道。虧那女娃謝紅豆，替吾兄極力辯白，侃侃而爭，並說皇上不赦吾兄便是昏君。皇上毫不加罪，反大笑道：『朕當為汝赦之。』懷恩伯有變頭，慌忙出宮去報知東宮，來幫這女娃。弟思東宮仁孝，係皇上鍾愛，若得勸解，聖怒斷然可回。此所以驚喜欲狂也！」素臣驚訝道：「這女娃年尚幼稚，怎敢與皇上爭辯，竟直詆為昏君？未免不學無術矣。皇上不怒而笑，且寬弟之罪，真聖主也。但國師司禮恨弟切骨，必更起風波，弟之生死還在未定耳。」二人正在議論，日月也慌慌的走來道喜，說：「內裡有信，吾兄是從寬免死了。」長卿復把懷恩之言私向日月說知，日月喜動眉宇。素臣道：「日兄為何僚擁去為著何事？」日月笑道：「不必講他，總是要弟求哀於權要罷了。」

須臾，閣中傳出：奉旨一概免究。尚成仁向素臣再三致敬，領著衛役自去。素臣等三人同步金階之上，日月太息道：「天既生素兄以為棟樑之器，復生此女神童以默護之，此國家之福也。但吾輩鬚眉羞愧死矣。」長卿道：「古來神童惟李鄴侯名稱其實，其餘不過通古今、能詩文耳。慧則有之，神則未也。今女娃謝紅豆，不獨以才自見，竟能別黑白於數言，辯賢愚於一旦，不避履虎之口，而為逆鱗之撻，遂使皇上德妙轉圜，仁深解網，其功固大，其德獨優，方算得神童，可與鄴侯分鑣千古。明日當細細打聽他御前陳奏之言，及宮中諫諍之語，筆之於書，以垂後世，不僅流彤管之芳，亦以鼓士林之氣也！」日月道：「長卿班次稍後，尚未知其御前所奏。弟卻約略記得。他陳奏履歷之後，皇上盤問了幾句經史，幾首詩詞，就出一對，道：

空庭詠絮，早歲驚惶，皆從巾幗流芳。試問七歲娃兒，係阿誰謝氏？」

長卿道：「這對本不難，但拿甚去對他，又從何出色？卻是一件難事。」日月道：「他卻一點不難，皇上剛說得完，他便朗朗念道：

鹿洞傳經，尚方請劍，總為鬚眉生色。謹奏萬年天子，是那個朱家？」

長卿道：「妙，妙！竟把皇上扯入對去。『萬年天子』對得工巧出色，實是奇才！」素臣道：「此對之佳，誠如長兄所云，但其妙在『朱家』二字。出對中所云『謝氏』雖非人名，卻可解作人名。紅豆以魯，朱家對之，工穩無匹。試另以二字易之，必口然削色矣。」長卿、日月俱恍然贊歎不已。日月道：「皇上大喜，命閣臣又擬一對，道：

寸言立身之調謝，謝神童真以寸言驚宇宙。」

長卿道：「一切姓氏，既無從牽涉，國姓分拆，又不成意義，這卻是絕對了。」日月笑道：「他卻有便宜之策，不用國姓，而用國號了。他對的是：

日月合璧而成明，明天子常懸日月照乾坤。」

長卿與素臣俱擊節歎賞道：「好對！直一字不可移易矣。」日月道：「皇上贊不絕口。閣臣又擬了一對，是：

紅豆花開，紅豆女歌紅豆曲。

他就如做現成的，即刻應道：

紫薇香透，紫薇星坐紫薇垣。」

素臣道：「此對略平，然除此亦更無別對，總難在應口而出，吾輩若與對壘，必棄於思之甲矣。」長卿道：「心靈口捷，此乃天授，不由人力。少刻當各浮大白以賞之。」

不一會，已到長卿門首。日月道：「今日引見的幾員邊將，小弟司中之事。弟雖非值日，卻掌司印，今日都要來見。弟在班中，見一員將官，身雄貌偉，氣概岸然。這考校邊才，是弟之本職，要回去物色他一番。到夜即來痛飲。」說罷自去。素臣同長卿進去，一面用飯，一面問苗人作亂之事。長卿太息道：「此俗語所云：好肉上生瘡者是也。去歲粵東海夷作亂，依弟愚見，只消潮、惠二府兵弁，盡可剿除。日兄持重，雲搏免必用全力，主令潮、惠主兵，調瓊州及福建之漳州兩處守將，出海會剿。如此則潮、惠過其前，瓊、漳攻其後，海夷四面受敵，豈有不滅之理？而本兵無識，奏請三省會剿，廣西省總兵即如虎，領三千兵協剿，就派著三千名苗丁伏侍，一切背負軍裝、打取水草、疊橋開路等事，俱是苗丁，又苦他去擋頭陣，死傷俱屬苗丁，功賞俱歸粵卒，班師回去，仍復奴隸視之。盔甲叫他代穿，刀仗叫他代執，略不如意，非打即罵。苗丁怨恨入骨，暗暗約了時刻，一齊發作。粵卒無甲無械，如何抵敵？三千人逃不得百十個回去。即如虎身被重傷，標下將弁殺死了十餘員，連夜奏告，發兵剿除。亂丁奉官岑口為主，結連田州逆苗，抗拒官軍，半年之中打仗一二十次，不能取勝，近日反直衝入內地來，慶遠一帶俱為騷擾。因去歲徵討海夷，係漳州參將林士豪一人之力，故此復用他前赴粵西征苗。方才日兄所說邊才要去物色者，大約即此人也。」素臣道：「林士豪既是漳州參將，只消行文調赴廣西，何必又召進京，徒費跋涉？」長卿長歎道：「世事不可為矣！林士豪係平夷首功，止得加級虛銜；斬直、連世兩人，反得蔭子加官上賞。這林士豪就動了告病揭帖，司禮怒他怨望，便勒令回籍閒住，如今見苗兵勢大，又起復他去徵苗。急則用之，緩則棄之，成何政體！此有心之士所為拊膺而長歎者也。他原籍襄陽，本近廣西，因是起復，故又須引見。」素臣道：「日兄所欲物色者，若果是此人，則弟亦頗有所聞。前在豐城，任公曾說及福建參將林士豪，其談兵獨宗《左傳》一書，其才便可想見，弟在東阿所識奚奇等十數人，俱係將材。今值用人之時，弟欲同吾兄去一會林君，如果名不虛傳，即托他帶去廣西，以收臂指之效，不識可否？」長卿道：「此不特為奚奇等籌自新之路也，上為朝廷樹幹城，下為林君張牙爪，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，何不可之有？」

二人吃完了飯，慌忙走過趙日月家來。趙家蒼頭見是主人至交，不敢攔阻，說道：「家爺在內書房，與一個廣西副總兵官密談，吩咐一應賓客俱不相會。二位老爺不比別位，還是傳報不傳報？」長卿道：「這副總兵官可是姓林名士豪的麼？」蒼頭答應「正是。」長卿道：「原來他已升廣西副將了。不須通報，我們正要見他。」遂同著素臣，直進內書房來。日月一見，即連聲道：「二兄來得甚好，此原任漳州參將林君名士豪者也。不特武勇過人，韜鈴獨絕，性情學問，竟是一位儒者。弟正欲介紹奉謁。」因回顧士豪道：「此位是文素臣，此位是洪長卿，乃弟性命之友，欲屈吾兄往拜者也。」素臣、長卿各將士豪細看，但見：

三絳長髯如鐵線，排穿根根見肉；五輪奇骨似銀鬚，簇衛岳岳朝天。背厚而圓，負得起三軍旗鼓；肩平而闊，擔得定半壁江山。胸中藏數萬甲兵，垂垂大腹；眼內識幾條豪傑，奕奕青瞳。說禮敦詩，卻將軍之武庫；輕裘緩帶，羊叔子之風流。

二人暗暗喝采。士豪行禮已畢，說道：「文老先生芝宇，晚生在午門前已經飽看，知是李鄴侯、郭汾陽一輩人物。洪老先生當在伯仲之間。晚生雖一介武夫，頗知憂國。平日所見當道大人，未得傾倒，鄙懷常抱杞人之憂；今一日而見三位柱石之臣，深為朝廷慶幸。」素臣、長卿俱遜謝道：「老將軍勇既絕倫，名還貫耳，韜鈴獨宗左氏，尤得兵家之秘，真乃萬里長城。某等書迂，何與國家輕重？」士豪愕然不安，道：「武人目欠一丁，安知左氏；儒者胸羅百史，何止孫吳？適才趙恩憲極推文老先生精於兵法，遠勝良、平。晚生現在奉令徵苗，伏乞一示無機，俾知法守。」素臣道：「老將軍邊廷宿將，熟諳兵機。生係鄙儒，焉知軍事？辱承下問，本不敢當，但生閱人多矣，熊羆之士，所在多有，求一克勝大將之任者，杳不可得。今觀將軍，真其人也。欣喜之餘，忘其陋鄙，謹陳葑菲，惟將軍採擇焉。昔武侯南征，馬謖進言曰：『為將之道，攻心為上。』苗之與蠻，初無二致，不攻其心，苗不可得而平也。《書》曰：『魯從罔治。』傳曰：『敵可盡乎？』文王因壘而崇降，士口還師而齊服，此道得也。苗以愚，吾以智；苗以詐，吾以信；苗以忍，吾以慈；苗以剛，吾以柔；苗以佻，吾以重；苗以亂，吾以整；苗以迫，吾以暇；苗以疑，吾以斷；苗以猶豫，吾以神速。其所恃者，高山險峒，則以間襲之；其所藏者，密箐深林，則以火攻之；其所保者，妻子牛羊，則以夜驚之；其

所遁逃者，荒徼絕域，則以步步為營之法窮之。此皆徵苗之勝算，為老將軍所稔知，而無容生之過計者也。不攜一子女，不殺一老弱，降則撫之以誠，叛則厲之以恥，警其豪獨而恤其孤窮，毀其險阨而完其家室，則攻心之要而生之所望於將軍者，將軍豈有意乎？「土豪連打拱道：「老先生深通兵法，洞中苗情，字字兼金，言言拱壁，雖武侯復生，亦無異詞，敢不刻骨銘心，奉為著蔡；但粵西武備久弛，兵不習戰，近日軍情，更復遇敵先逃，無一敢戰之士。今日同引見的幾員參游都守，俱係紈袴之子，不特未識兵機，亦且未臨行陣。晚生此去，實為寒心。方才老先生說熊羆之士，所在多有，乞明示一二，並仗趙恩憲之力，呈堂檄調，戮力徵苗，實為萬幸。」素臣道：「生所云熊羆之士，皆草莽之夫也。生嘗於綠林中結識幾個壯士，頗有忠義之心，不愧干城之選。老將軍如不棄嫌，生當以書致之。」土豪大喜道：「晚生年過四旬，未有子息，止一弱女，托養外家，以存半線。久拚微軀裹於馬革，已不作首丘之想。今蒙老先生示以神謀，錫之爪士，不獨國威可振，晚生之身命亦得僥倖生全矣。老先生請上受晚生一拜。」

素臣拖扯不及，同拜了四拜。起來把奚奇、葉豪之事述了一遍，說道：「他那裡有一二十人，生作書與老將軍帶去，分他一半，以供驅策，餘一半卻要留在山中，為剿除宦孽之計。因老將軍是正人，誠無漏泄，故盡言之。」一面取筆修書，書曰：

餘友林君士豪，古之名將也。今奉旨特升副總兵官，前往粵西征剿逆苗。餘以爾等情節告之，林君將脫爾等於魚鱉而蛟龍之矣。書到即於眾弟兄中分撥一半，隨林君立功，仍留一半，為剿除逆閹之計，嗟乎！時者難得易失。今林君有淮陰之略，而爾等各負絳灌之才，此大丈夫得志，鷹揚千載之一時也。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？爾等事林君如事餘，林君不負餘，亦不負爾等也。成化四年八月十六日口字

素臣寫完，土豪不解「口」字之意，素臣道：「此係暗號。將軍自由真定出師，約他們到順德府會齊可也。」土豪大喜，再三致謝，並拜別洪、趙二人。素臣又在身邊取出一包丸藥，分了丸藥，遞與土豪，教以用法。土豪收好，珍重而別。日月留住素臣、長卿，暢飲劇談，四鼓方罷。

次日起來，正要去打聽謝紅豆宮中諫救之語，只見一個家人飛跑進來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！許多校尉在外求見老爺，說是來押送文老爺的。」長卿、日月俱吃驚道：「昨已得旨，怎又反汗？」素臣道：「弟原料更有風波，今果驗矣。」便往外走，洪、趙亦隨出廳。見有十數名校尉擁立階下，日月正待喚問，忽見一人直闖而進，道：「洪老先生也在這裡。這位就是文先生麼？」洪、趙看是東宮內監懷恩，齊聲道：「是。」懷恩吩咐校尉外邊伺候，校尉答應散出。日月等讓懷恩進廳上坐，懷恩執定素臣兩手，定睛細看，滿面歡容，向洪、趙二人笑道：「不是老夫狂言，朝中除了兩位老先生及王老先生，誰是國家柱石之臣？不意宮牆之內有此擎天玉柱、架海金梁，老夫杞人之憂消釋淨盡矣。文先生請上坐，受咱一拜。」素臣道：「生員文白，草野迂儒，偶發狂言，敢勞謬獎。老公直臣族屬，忠義性成，經綸素裕，乃漢之呂強、唐之張承業也。正該請上，受鄙生一拜。」懷恩佛然道：「先生之言差矣。先生以泮壁祥麟為朝陽鳴鳳，昨日一斑，已落奸權之膽；將來全豹，定垂鐘鼎之助。懷恩之拜，上為朝廷，中為東宮，下為民命。雖終日叩頭，亦不為諂。而先生乃欲以學校之士，屈膝於刑餘之人。冠雖蔽不以苴履；駟雖駛不能追舌。恭不近禮，卑而可逾，豈先生之所以自待，懷恩之所以敬先生而仰望於先生者哉！」素臣正色道：「老公公此言是求我於形骸之內也。形骸雖殊，天性則一。昌黎雲：在門牆則麾之，在夷狄則進之。鄙生所敬者，老公公之品耳。若肯屈膝於閹寺，則莫如斬直矣。尚欲請尚方劍誅之，更何論青宮一內監乎？鄙生之拜，兼為東宮；為東宮，即為朝廷、為民命也，寧肯以冠苴履，而貽駟不及舌之悔耶！」懷恩蹙然謝罪，道：「先生之言是也，恩愧非其人耳。但寧屈閹人之禮，毋卑士子之儀，還請先生坐受一禮為是。」洪、趙二人齊說道：「非文先生不足以屈老公公之膝，非老公公不足受文兄之禮，還是大家平拜了罷。」

懷恩只得依言平拜了四拜。起來向長卿說道：「昨日別後，即飛報東宮，東宮驚喜非常，立刻進宮朝見皇帝，幫著那女娃委婉進言。已奉旨一概免究。那知斬直同國師在御前痛哭流涕，危言聳激，必要將文先生立正典刑。虧得聖怒已解，只因拗不過兩人情面，仍有安置遼東之旨。趙老先生也受了革職閒住處分。東宮爺說，不便再違成命，遲日挽回聖意，即當召用。又叫咱到錦衣、刑部兩處，吩咐押護員役小心伺候。文先生此去，一路俱有供應，倒可放心。但東宮爺本意要召見先生面商國事，今已奉旨，只得俟之異日。故命咱來代送，轉述東宮之意。」因在袖中取出一枝玉如意，一封銀子，說道：「這白金百兩，請先生收作路費。這枝如意乃于闐國所獻寶玉一方，洪武爺正宮馬娘娘碾作兩根如意，傳到太后娘娘，賞給東宮爺關頭的。昨日東宮爺喜那女娃，賞了他一枝如意、一方端硯。今日特賜先生，以取佳識。親口吩咐懷恩，傳語先生，願先生此後常如此簪，事事如意也。」

素臣感激非常，涕淚橫流。出處之計，從此決絕。待懷恩宣完令旨，拜謝起來，除去巾幘，關好如意，納銀於袖，又謝懷恩之勞，大家方才入座。長卿根問謝紅豆宮中諫救之語，懷恩太息道：「此宗社蒼生之福，不獨文先生之福，一身受之。但咱們老大徒傷，不及一六七歲女娃，為可愧耳。這女娃朝拜娘娘，奏對稱旨，賜茶賜宴，諸般賞賚，咱不絮述。只講萬歲進宮，提起文先生之事，說閣臣擬旨如此，文白之罪自無可赦，非朕之不受言矣。他便跪將下去，朗朗奏道：『文白之言過於狂直，然亦黨桐、馮時有以激之。皇上因求直言而誅直言之士，竊恐天下後世以為口實，不如赦之，以明聖主優容之度。』萬歲爺道：『這文白自為狂吠，怎說黨桐、馮時有以激之？黨桐、馮時欲朕長生，而文白斥聖教為異端，請誅西天佛子，是欲朕早死也，其罪何可赦乎？』女娃奏道：『黨桐欲以天子馭世之權，悉歸司禮，馮時欲以釋氏空寂之教，易百王治世之經，其意即欲皇上長生，其立說則已駭人聽聞。文白草莽之臣，讀了幾句死書便認定宦官係難養之人，釋氏為無父之教，又被黨桐、馮時已甚之詞一激，他迂腐之性勃然而發，以致類於狂肆，其實心本無他，與直言極諫四字原不甚相悖！昔韓愈請燒佛骨，豈亦欲憲宗之早死邪？後世因此推崇，至今祀祝孔廟，則文白之罪似可從寬。況揣文白之意，非早拚一死以博萬世之名，即認定直言極諫之科，必應為痛哭流涕之論，皇上若加以死罪，適足以成文白之名，而彰皇上拒諫之失也！』萬歲爺道：『彼以區區一裨，在君父之前敢如此放肆，誅之適當其罪，有何名可成？』女娃道：『自古忠臣不過不畏強御，國師係皇上尊禮之師，司禮係皇上親信之臣，文白以區區一裨，敢於指斥其短，欲誅戮其身，真可謂不畏強御者矣。比著那史冊上的朱雲請劍、李膺破柱，更足聳人聽聞，皇上加以極刑，天下後世有不嘖嘖歎羨稱為忠臣者哉！』萬歲爺沉吟了一會道：『據你說來，這迂儒只是沽名釣譽，原非藐視朕躬，朕若殺之，天下後世俱稱為忠臣，則將稱朕為昏君矣。』女娃便叩頭說：『誠如聖諭。』萬歲爺大笑道：『朕當為汝赦之。』那女娃復山呼叩謝道：『如此則天下後世皆頌皇上為明君、為聖主矣！臣妾不勝踴躍歡汗之至！』各位老先生以為何如？」長卿等俱以手加額道：「此非僅閭閻之祥，實邦家之福也。」

素臣心上更自感激，正欲根問紅豆於賞賚之外得何恩旨，懷恩已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咱去復東宮爺令旨要緊，文先生也不可耽擱，當速赴兵部，省得又有變端。」素臣應諾，同日月等送出懷恩。寫一封家書，分銀五十兩，長跪痛哭，托長卿寄回。略略吃些茶飯，就忙忙的同著校尉，向兵部投到，自奔遼東去了。長卿、日月同送素臣回來，日月自去收拾行囊，挈眷回籍。長卿在本衙門給假兩月，要親往吳江寄書。因向親友借貸盤費不出，典去了半宅房子，擔擱至九月十九日，方得起身，帶一老家人洪年，僱著長行牲口，到揚州換船，直至吳江，問到素臣門首，只見門上貼著吳江縣的封條，吃了一驚，根問鄰居，俱說是報了保舉的一日，合家搬避，不知去向。長卿疑惑不定，且尋飯店住下。

次日，問到雙人家中，只見牆門內高貼紅單，上寫「貴府相公餘玉冰中式戊子科應天鄉試第二十八名」字樣，長卿見雙人高中，心中甚喜，忙叫洪年投貼進去，裡邊走出老蒼頭來，說道：「家爺到南京謁見房師去了，老主母又有小恙，老爺是那裡的？有甚說話？待老奴傳進。」長卿道：「我在京中下來，一則拜賀你主人，二則要問那文素臣老爺的家眷現在搬往何處？」這老蒼頭不等長卿說完，慌忙搖著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連影子也不知道，請老爺別處去問罷。」連連的搖著頭兒，竟自進去了。長卿氣得發昏，暗付：這老奴怎如此放肆？待要發作幾句，卻因與雙人相與，兼知他令堂有恙，不敢造次，只得走了出來。想起素臣的堂叔何如，並好友景日京，因逐家去訪問。那知何如、首公與雙人同榜中了，俱往南京；心真、無外，久經遊學；日京小試不利，七月初間出門，連家中都不知所往；梁公、成之出場後即結伴進京去了；只剩一敬亭在家，三日前又被江西提學接去講學。累這長

卿連日尋訪，杳無下落，各家門上俱像約會定的，一說到素臣家眷，都變色搖頭，連聲拒絕。長卿又氣又急，驚疑不已。這一日清早起來，正打算城隍廟中去求籤，只見雙人家中那蒼頭從外面問將進來，長卿正待叫應，詢其緣故，卻隨後就是幾個青衣人，一擁而入，把長卿主僕二人一索鎖住。正是：

弓弦入酒疑蛇影，魚服潛龍困豫且。

總評：

素臣徵苗一段議論，非洞悉古來平苗方略者不能道其隻字。不得其意，百徵不服；即取，亦旋叛耳。作者邊才高出成繼光、俞大猷諸君之上。

入湘靈後復補敘璇姑，此更與紅豆照面，所未見者天淵一人而已。素臣紅豆與土豪同日引見，此已聯絡無痕，而究未及天淵一字也。今使土豪與素臣覲面長談，透出止有一弱女云云，遂使天淵如簾內美人若隱若現。文心之妙，更何可言！

分是容丸以贈土豪，不過為軍中之用耳。而天淵復於此百十九中呼之欲出。文心之妙更何可言！

素臣具此才德，本思用世；因恐不能了事。尚在兩可，大約出者六七，處者二三。今受東宮知遇，其出而不處之意方法，撥亂之機實由於此。使伊呂不遇湯武，亦終其身為農夫、漁夫而已。吁！可歎哉。

紅豆之數素臣，妙以委婉令其慙直，以慙直濟其委婉。不委婉則直言不入，不慙直則其氣不壯。況在七歲之小女娃，尤足動人主之驚且憐耳！鄴侯而後，一人而已。

素臣極諫遷謫，庸手為之，只一層敘述耳。此則先擬極刑，後得開釋。、而開釋之前，於素臣意中時作加重之慮，開釋以後忽更遷謫，一層分作四層，遂平添無數變幻、無限波瀾。

不特素臣被謫層疊作勢，即紅豆於殿上宮中兩次奏對，亦先虛後實，分作四層敘述。拜跪御前，奏對多時，龍顏歡暢，此於素臣目中虛敘；殿上之對，不知所奏何語，極力辯白，侃侃而爭，並說皇上是個昏君，此於長卿耳中虛敘；宮中之對而未究所奏之詳，然後之日月、懷恩兩番口述為實敘；而股上之對始知其語，宮中之奏始得其詳。於此可悟古人作文從無籠統囫圇之事。